



奇山秀水一杯茶

巫奕龙

九曲溪碧水澄澈见底，天游峰一石葱茏挺秀。寒冬的武夷山，依旧满眼苍翠、生机盎然。四面八方的客人来到这游山玩水，流连忘返。

武夷风景，贵在“三三秀水、六六奇峰、七十二洞、九九岩”。而集千般奇秀、万种风情于一身的，正是岩茶。

“上者生烂石、中者生砾壤、下者生黄土”，这是茶圣陆羽对茶叶生长土壤的描述。武夷山丹霞地貌千姿百态，岩石风化后富含矿物质，形成茶树独特的珍稀“烂石”，岩茶之名由此而生，岩韵之韵由此而成。

岩韵还与山峦云雾相“缭绕”。九曲溪畔、天游峰下，有一著名景点——茶洞。穿过石门，但见岩峰石崖环峙，一亩见方的空旷平地上，山泉叮咚作响，茶树青翠欲滴，空灵之气扑面而来，仿佛进入桃源仙境。然而，洞在何处？其实，此刻已身在洞中——洞口朝天，也称洞天。相传这是武夷先人最早栽下茶树的地方。上品坑洞岩茶多受益于这种洞天佳境：云雾低回，阳光轻抚，注天地之精华，育品类之繁盛。

名岩之首的母树大红袍之所以神奇，就在于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”的生长环境。在清泉潺潺的九龙窠峡谷，峭壁上六株母树大红袍亭亭玉立，周边砌石保护，有如精致典雅的盆景。

大红袍之名何来？众说纷纭。流传较广的，一是灵猴采茶说。由于茶生悬崖峭壁，得靠猴子攀岩采摘。更多的是状元报恩说。明初一学子赴京赶考，途经武夷山中时中暑，幸得僧人搭救，后学子高中状元，特意回来报恩。僧人将救治之功归于以茶入药，让学子报恩茶树，学子遂披茶树以御赐红袍。

母树大红袍谁栽？同样莫衷一是。有种说法是鸟衔茶种掉落岩壁。天降奇树，自然得天独厚，不仅有山间云雾精心滋养，更有岩顶细泉终年浸润。武夷山大红袍茶物以稀为贵，2006年起，福州市政府决定对母树大红袍实行停采养护。如今，游客可以徜徉于岩骨花香漫步道，感受母树大红袍的绝代风华。

武夷风光，美在山水交融。“溪边奇茗冠天下”，自然少不了水的襄助。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中心景区公路经过月亮湾，冬季枯水期依然水量充沛。晶莹的溪水从岩流下弧形水坝，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珠帘密密，乐声律动，山光水色，沁人心脾。月亮湾的水是武夷好水的一个缩影，高度契合古人“清、活、轻、甘、冽”的泡茶用水标准。

月亮湾横亘于九曲溪上游桐木溪。溯溪而上可到溪水发源地——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区桐木村。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祥地，所产正山小种名扬天下，还为英语添加了“小种红茶”这个单词。九曲溪自西向东蜿蜒穿过的茂林丹崖，历史上还是重要的茶叶贸易通道。

“曲曲山回转，峰峰水泡流”。今天，人们习惯于坐在竹筏上，顺流从九曲星村码头漂向一曲幔亭峰下，饱览胜迹，涤净心尘。然而，历史上的九曲溪则是交通要道，辛勤的船工从一曲向九曲逆流而上，将沿岸盛产的岩茶运到当年名噪一时的星村茶市，再由星村北上南下、跋山涉水、漂洋过海。沿岸崖石上纤夫留下的脚印，记录着九曲茶路的峥嵘时光。

汲九曲溪水烹茶，如何？早在八百多年前，一代理学宗师朱熹就已在其中。九曲溪流至五曲，有一巨石屹然而立，“可环坐八九人，四面皆深水，当中窠臼自然如灶。”朱熹请石匠刻“茶具”之名于石上。他常与友人在此聚首，品茗论道，还留下诗句——“仙翁遗石灶，宛在水中央。炊罢方舟去，茶烟袅细香。”哲人已去，茶烟犹存，历朝历代名家大师唱和吟咏之声，至今不绝。

朱熹一生，近五十年在武夷山度过。离“茶具”不远的隐屏峰下，有朱熹兴建的武夷精舍遗址，如今复建为朱熹园。他在这里著书立说，倡导讲学，筑理学大厦，启“道南理窟”。

中国人对人类的一大贡献，就是最早发现了茶叶之用，并使之风靡世界，甚至影响了历史进程。

茶叶长期是古代丝绸之路流通的主要商品之一。继丝绸之路之后崛起的又一条连通亚欧大陆的国际商贸通道——万里茶道的起点，就在武夷山。武夷茶从这里出发，一路辗转进入俄罗斯，再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，茶路延绵一万三千多公里。

武夷岩茶（大红袍）制作技艺已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从而将武夷山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“双世遗”提升为“三世遗”。岩茶传统制作流程有复式萎凋、看青做青、双炒双揉、低温久烘等环环相扣、不可或缺的道道工序。古人曾赞“武夷焙法实甲天下”。武夷茶人对茶技的孜孜求索，令人赞叹。

岩茶种类繁多，铁罗汉、水金龟、岭上梅、醉海棠、不知春……信手拈来，闻名识香，据说多出自明末清初的文人雅士之手。然而，对于茶的探究，人们从未止步。多少年来，武夷茶人一直为做出好茶不断精进。在燕子峰山脚下的燕子窠，我们直接感受到新时代茶人的新探索。作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实验示范点，燕子窠生态茶园套种大豆、油茶等作物，形成“有机肥+绿肥”种植模式，最大限度保留茶园生物多样性和完整生态链。目前，燕子窠模式已辐射福建省三十万亩茶叶种植面积。

茶文化、茶产业、茶科技统筹发展，是各地正在书写的大文章。数据显示，武夷山市约一半人口从事涉茶行业，拥有茶山约十五万亩、注册茶企五千余家，茶叶年税收突破一点二亿元。如此看来，武夷山与其说是旅游之城，还不如说是一座茶香浓郁的茶城。

茶业深刻改变了武夷山的旅游业态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。以围炉煮茶为例，这种朱熹钟爱的喝茶方式正在武夷山复兴。溪边、山脚下、大街上、商铺里，人们围着一炉暖茶和水果茶点，或谈天说地，或凝神思考，或切磋琢磨。武夷山还曾专门举办为期三天的全国围炉煮茶节，游客与市民云集城乡十三处分会场，炉火红红，茶气氤氲，人情暖暖，其乐融融，好一派盎然生机。

我的家乡重庆巫山县，坐落长江边，矗立大山中，因山而名，因水而兴。

我生在巫山县乡下，小时候曾经问母亲：“县城在哪里？”母亲思忖半天，用手指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说：“在那那边。”母亲曾去过一趟县城，她先走三十公里山路，又坐了二十多公里汽车，再乘船走六十公里水路，花了两天时间才到达县城。仅去过一次县城的母亲辨不清县城的方位，却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县城的繁华。我听得入神，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向山的那一边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考取巫山师范学院。报到那天，我在父亲的陪同下，沿着母亲当年进城的路线来到县城。傍水而建的巫山县开阔了我的眼界。县城虽小，却有两千多年历史；街道虽然不宽，却游人如织。每逢周末，我们几个同学最大的乐趣是逛县城：爬百步梯，走东门坎，穿南门洞子，过西门桥，你追我赶，笑声飞扬，饿了买点小吃充饥，累了坐在长江边小憩。三年读书时光一晃而过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回到乡村教书，关于县城的记忆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2001年，因兴建三峡工程，坐落在长江边上的巫山县城开始整体搬迁。这一年，我恰好从乡镇调入县报社工作。白天在旧城拆迁现场采访，晚上走访新城建设工地，我用笔记和镜头记录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，见证了一座旧城隐于水下、一座新城拔地而起的历史进程。

巫山县城长高了，从海拔七千三百米靠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安全水位边上。巫山县城也长壮了，从一平方公里拓展到七平方公里。置身于新城，旧城的老街名、老店铺名、老作坊名随处可见，弥漫着浓浓的乡愁；广东路、深圳楼、宝安学校新建而成，诉说着对口支援的情谊。

依山而建的巫山新城发挥山的优势，做足“山”字文章。神女大道从长江边直插半山腰，全长二百四十二米，梯步五百七十六步。当地人每天沿着大道上上下下，乐此不疲。站在神女大道遥望巫峡，一江碧水，夹岸青山，尽收眼底。神女大道旁边是一座森林公园，里面的步道由石子镶嵌而成，亭子用实木造就。每到傍晚时分，结伴走路、相约慢跑、唱歌跳舞的人群聚集在公园里，好不热闹。

不仅城中心有公园，居民家门口也有公园。这种公园不大，散落在街头巷尾，被市民称为“口袋公园”。我居住的小区转角处就有一个“口袋公园”，是拆除违章建筑后改建而成的，里面增设了健身器材、休闲桌椅等公共设施。到公园里玩乐的老人们比上班族起得还早，或对弈棋局，或把玩乐器，或翩翩起舞，真叫一个自得其乐。

如果想走得远一点，跨过河桥便可来到与县城遥遥相对的长江和大宁河交汇处，当地人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“宁江渡”。过去，这里因三峡工程水位涨落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落区，泥土裸露，植被稀少。巫山县在治理消落区的基础上，采用坡地绿化方式，以乔、灌木为主，配置护岸林带景观，打造了一个观景平台。坐在观景平台上，看江水流动，听鸟鸣啾啾，整个身心都轻松下来。

傍晚时分，来宁江渡打卡的市民和游客仍未打算离开，因为他们要等待一场水上灯光秀，名叫“三峡之光”。我多次陪客人乘船夜赏“三峡之光”。当船行至江心的时候，岸上灯光“唰”的一下全亮了，仿佛为城市穿上一套炫彩的晚礼服。灯光不停地跳跃、变换着色彩，通过光影展现出巫山县城的美丽夜景。不仅游客惊奇，连我自己也有些目眩神迷，不停地在光影里找寻自己住所的方位。

2019年，巫山机场通航，这座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机场被称为“云端机场”，打开了巫山向外的空中跑道。距机场不远的摩天岭，海拔一千四百多米，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夏季清凉宜人。仅用四年多时间，巫山县在这片山地上，建起一座森林生态康养城。每到夏天，不仅当地人从山下赶往山上纳凉避暑，湖北、河南等地的游客也纷纷自驾来，乐享开门见山、推窗见绿的自然之美。

山上一座城，山下一座城，山脚一江碧水，串联成一幅山水港湾新画卷。置身于这座节节拔高的城市，无尽的风光需要我们慢慢走细品。我就习惯于走路上下班，这样可以看到大街上巫山烤鱼、巫山药膳餐饮店的气场，巫山脆笋、巫山野寨、村歌赛的人场。每次与友人相约攀登神女大道，仰望山顶之城，回望一江碧水，我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澎湃着的活力……

在南京市夫子庙，沿街的小品小店几乎家家卖折扇，只不过这种工业化生产的折扇，与历史上名动天下的金陵折扇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

明清时节，江南贡院还是中国南方的科举考试中心。士子们来到这里应试，离开前多半会买一柄金陵折扇带走。金陵折扇为当时四大名扇之首，又产自“天下文枢”南京，因而备受欢迎。那时候，通济门一带家家制扇，南京至今还保留着扇骨街的地名。

时移世易，金陵折扇因为价高，又是季节性商品，其生产地逐渐转移到城郊的农村，后来集中到城东栖霞山下石埠桥一带。匠人们农时种田，闲时制扇，所谓“吃了重阳酒，做扇不离手”。如今更只有南京金陵折扇工艺研究所、南京王克礼金陵折扇制作技艺工作室两家专业机构。主理它们的老师傅，都是省市工艺美术大师、非遗传承人。

“扇”字从“羽”，可见最早的扇子是用羽毛制成的。据陆机《羽扇赋》载，楚国大夫宋玉，唐勒“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”，可能战国时已有羽扇了。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“羽扇纶巾”的描述，更是众人皆知。

而折扇起源于宋代，盛行于明代，古称聚头扇，又称折叠扇。将折扇推广到民间，据载明成祖朱棣起了重要作用。

《续金陵琐事》载：“南京折扇名天下。成化年间，李昭竹骨、王孟仁画面，称为二绝。”金陵折扇的工艺流程可简单分为制骨和制面。为了让一把折扇的扇骨“白如玉，光如镜，薄如蝉翼”，选材只选生长四年以上、未掐过尖的上好毛竹。一般的毛竹是拖下山的，但制扇的竹子要保证表面完整、光滑，须就地截裁、蒸煮，再用蒲包打包

式、瓶式、荸荠头、橄榄头、玉兰头、方头、圆头、金鱼头等各种样式。一切都取决于老艺人的技术和手感。

把金陵折扇和金陵竹刻结合起来，更是金陵折扇的一绝。只见所雕花草玲珑有致，随山水蔚然鲜明，所刻行草楷书圆转自如、气韵贯通。无论阴刻阳刻，皆穷工极巧、浑然天成。

在此基础上还有镶嵌工艺，兽骨、红木、玉石等，皆可用于镶嵌。以镂空、拉花等造型工艺，形成山水花鸟、故事人物等不同图案。

金陵折扇的扇面不用绉绸，而用花纹清晰的棉料宣纸，上胶矾裱制而成，原因是“宣纸寿千年，陈丝如烂草”，即宣纸比绉绸的寿命更长。更考究的扇面或贴云母，或洒金箔。相比于做扇骨，制扇面更考验工艺。比如“收褶”环节，每个褶都要正对扇面的

圆心，假如一个褶相差十分之一毫米，十个褶就差一毫米，扇子就打不开了。仍然以标准款的竹扇为例。从选料开始，经过煮青、晒青等大小五十四道工序，全手工做成一把扇子，在阳光、雨露都理想的情况下，最快也要两个月时间。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，用两个月时间做一把扇子，这是何等的用心啊。

因为售价实在不菲，有时候一连好多天都卖不出一把折扇。制扇师傅在深蓝色围裙上搓搓手，呵呵笑着说：“也好，算上人工的话，卖一把，赔一把。”老师傅没有说的是，他们几位都近年还耄耋了，再招不到徒弟的话，其实更是卖一把少一把了。

老师傅们的背影在方寸之地的作坊里移动，他们用粗糙、笨重又灵巧的手劈料、磨料、刀边、收楼、拿火、烫钉、裁纸……空气中都是竹屑的清香、宣纸的绵香。我抚摩手中的金陵折扇，突然觉得，这岂是一把简单的扇子，这是千年流转的时光，是烟雨江南的四季，是文脉昌盛的历史，是诗画风流的余韵，是匠人匠心的凝结啊！

杂记



拔节的巫山城

吴奎

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作者



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作者

大地

金陵折扇的工艺

邹世奇

下。成化年间，李昭竹骨、王孟仁画面，称为二绝。”金陵折扇的工艺流程可简单分为制骨和制面。为了让一把折扇的扇骨“白如玉，光如镜，薄如蝉翼”，选材只选生长四年以上、未掐过尖的上好毛竹。一般的毛竹是拖下山的，但制扇的竹子要保证表面完整、光滑，须就地截裁、蒸煮，再用蒲包打包

式、瓶式、荸荠头、橄榄头、玉兰头、方头、圆头、金鱼头等各种样式。一切都取决于老艺人的技术和手感。

把金陵折扇和金陵竹刻结合起来，更是金陵折扇的一绝。只见所雕花草玲珑有致，随山水蔚然鲜明，所刻行草楷书圆转自如、气韵贯通。无论阴刻阳刻，皆穷工极巧、浑然天成。

在此基础上还有镶嵌工艺，兽骨、红木、玉石等，皆可用于镶嵌。以镂空、拉花等造型工艺，形成山水花鸟、故事人物等不同图案。

金陵折扇的扇面不用绉绸，而用花纹清晰的棉料宣纸，上胶矾裱制而成，原因是“宣纸寿千年，陈丝如烂草”，即宣纸比绉绸的寿命更长。更考究的扇面或贴云母，或洒金箔。相比于做扇骨，制扇面更考验工艺。比如“收褶”环节，每个褶都要正对扇面的

圆心，假如一个褶相差十分之一毫米，十个褶就差一毫米，扇子就打不开了。仍然以标准款的竹扇为例。从选料开始，经过煮青、晒青等大小五十四道工序，全手工做成一把扇子，在阳光、雨露都理想的情况下，最快也要两个月时间。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，用两个月时间做一把扇子，这是何等的用心啊。

因为售价实在不菲，有时候一连好多天都卖不出一把折扇。制扇师傅在深蓝色围裙上搓搓手，呵呵笑着说：“也好，算上人工的话，卖一把，赔一把。”老师傅没有说的是，他们几位都近年还耄耋了，再招不到徒弟的话，其实更是卖一把少一把了。

老师傅们的背影在方寸之地的作坊里移动，他们用粗糙、笨重又灵巧的手劈料、磨料、刀边、收楼、拿火、烫钉、裁纸……空气中都是竹屑的清香、宣纸的绵香。我抚摩手中的金陵折扇，突然觉得，这岂是一把简单的扇子，这是千年流转的时光，是烟雨江南的四季，是文脉昌盛的历史，是诗画风流的余韵，是匠人匠心的凝结啊！

杂记

又见爆米花

陈新森

玉米粒转眼间变成一朵朵美丽芬芳的小白花。师傅捏着大布袋的后角，把米花倒进面盆里。孩子们一哄而上，去抢散落在面盆周围的米花。他们把蓬蓬松松的米花放入嘴里，轻轻咬碎后，用舌尖摩挲，品咂其中的香甜，欢乐的笑声顿时在爆米花机旁响起。

去年，在浙江省磐安县举办的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，我又看到久违三十多年的爆米花。我伸手抓了一把塞进嘴里，那一瞬间，童年的快乐在心底泛起。一看四周，那么多人和我一样，尽情嗅着空气中的米花香味儿，不停品尝着爆米花——那是在回味童年的乐趣，也是在享受丰收的喜悦。

这位爆米花师傅名叫张加其，早年家里穷，从二十多岁开始，就走村串巷爆米花。过去走到哪里都有生意，逢年过节赚点加工费补贴家用，还算是不错的行当。现在呢，各种食品小吃林林总总，竞争太大，生意因此变得清淡。只有在结婚、乔迁等喜事发果子时，主人家才会爆上一些爆米花，混着糖果、花生分给宾朋乡邻。

算起来，张师傅做爆米花也有四十多年了。虽说已在城里小区当了保安，但他一直未曾放弃老本行。如果空闲时接到加工业务，他就会去乡下或城里小区爆上几炉，小女儿给他当司机和助手。老行当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，多少让张师傅感到欣慰。

父女俩寻一开阔地，把爆米花机、火炉之类的家什卸下来，安顿好。过去的风箱已被鼓风机替代，能爆的材料也越来越多。一声巨响，像吹响了集结号，人们迅即召到一起，缕缕清香中夹杂着美好的记忆，丝丝缭绕在人们心里。

“东人吴门十万家，家家爆谷下年华。就锅排下黄金粟，转手翻成白玉花。”明代诗人生动描述了爆米花时的场景。老风俗代代相传，至今依旧沿袭。只是时代在变，生活也在变，人们过春节时一般都到市场买米花、米糖，花式多、品类丰，很少自制了，农村爆米花的热闹场景已难得一见。但年轻一代对爆米花的钟情似乎未减，商场、影院、茶馆常有供应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我正准备贴春联，突然“嘭”的一声巨响传来，母亲惊喜地看向我：“爆米花的来了……”我探头一看，正是久违的爆米花摊。“多少年没听到这个声音了！”笑容在母亲脸上漾开，她孩子似的念叨：“这爆声一响，年味就浓啦！金豆开花，好年景啊！”

是啊，爆米花，爆出多少诱人甜美的故事，爆出多少暖意融融的向往。

“嘭”的一声爆响，一股白烟弥漫开来，米花诱人的香气倾泻而出，金灿灿的

